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白鲸

[美] 麦尔维尔 原著

陆天明 缩写

华夏出版社



白 鲸

〔美〕麦尔维尔 原著
陆人明 缩写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鲸/(美)麦尔维尔(Melville, H.)著;袁和平缩写.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ISBN 7-5080-2999-2

I. ①白… II. ①麦… ②袁…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缩写本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9023号

责任编辑: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
安 慧 友 葵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30×988 1/32开本 8.125印张 120千字 2插页

2003年5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0.00元

本馆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品内容提要

捕鲸船“裴廓德号”船长亚哈一心要捕杀咬掉自己一条腿的凶残狡猾的白鲸莫比—迪克，在航行几乎整个世界、经历各种磨难之后，终于与莫比—迪克相遇。经过三天追踪，最后用鱼叉击中白鲸——但船被白鲸撞破，亚哈被鱼叉上的绳子缠住，带入海中；全船的人除水手伊什梅尔得救外，都落水淹死。作品表现了人与自然抗争的主题。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丛书

精选外国长篇小说名著 24 种，中国当代一流作家执笔，既浓缩了世界文学名著原作的精华，又剔除了一些不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成分，是经典作品理想的现代版本。丛书所选作品均为穿越世纪的文学经典，这些作品在它们所产生的时代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它们不仅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野，也为广大青少年砥砺意志、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塑造性格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一批十种

堂吉诃德	原著[西]塞万提斯	缩写陶正
白鲸	原著[美]麦尔维尔	缩写陆天明
红与黑	原著[法]司汤达	缩写母国政
斯巴达克思	原著[意]乔瓦尼奥里	缩写袁和平
笑面人	原著[法]雨果	缩写毕淑敏
傲慢与偏见	原著[英]奥斯丁	缩写赵丽宏
巴黎圣母院	原著[法]雨果	缩写李功达
基度山伯爵	原著[法]大仲马	缩写黄蓓佳
简·爱	原著[英]夏·勃朗特	缩写凌力

包法利夫人 原著[法]福楼拜 缩写朱晓平

第二批十四种

死魂灵 原著[俄]果戈理 缩写肖云儒

名利场 原著[英]萨克雷 缩写范小青

奥勃洛摩夫 原著[俄]冈察洛夫 缩写叶辛

鲁滨孙飘流记 原著[英]笛福 缩写郑万隆

双城记 原著[英]狄更斯 缩写刘登翰

罪与罚 原著[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赵长安

安娜·卡列尼娜 原著[俄]托尔斯泰 缩写陈村

娜 娜 原著[法]左拉 缩写陆星儿

卡拉马佐夫兄弟 原著[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孙绍振 王光明

金 钱 原著[法]左拉 缩写毛志成

德伯家的苔丝 原著[英]哈代 缩写刘庆邦

沉 船 原著[印]泰戈尔 缩写肖复兴

牛 虻 原著[英]伏尼契 缩写史铁生

好兵帅克 原著[捷]雅·哈谢克 缩写孙幼军

华夏出版社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010)64663331

欢迎进入 <http://www.hxph.com.cn> 的 BBS 论坛

1

就把我叫做伊什梅尔吧。我这被世人唾弃的人。

几年前,我被那样一种古怪的忧郁症缠绕着。我要出海去。我无法再在这块肮脏的大陆上生存。我的心情像阴冷而又潮湿的十一月天气。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走到人家棺材店门口,总想把人家的帽子一顶顶撞落。我完全可能用手枪和子弹来结束自己的忧郁症。如果一定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对于我来说,惟一的办法,便是悄悄地上船去,走向海洋。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去做一名悠然自得的旅客。不。那是需要充实的钱袋的。而那时我的钱袋却只是一块空瘪的破布。我也不是要去做统率船队的司令,或者船长什么的。不,我宁愿把这些职务让给那些喜欢荣耀和尊贵的人。对我来说,这些身外的虚名和荣耀富贵,只能是一种折磨,都让我感到乏味。能照顾好自己,就已然不简单了。还去管什么大船小船三桅两桅方帆或别的什么船呢?

不。不。我去航海,只是要去当一名普通的水手。或者站在船桅前头,或者钻进甲板的前边的舱楼里,或者干脆爬到高高的桅顶上。我不在乎那些老船长对我呼来喝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这样让别人奴役着的。顶风永远比顺风来得多。我并不

祈求安宁声名。我只是需要那种有益于身心的操劳，需要甲板上空那纯净的空气，我喜爱那世外之物，喜爱远涉惊涛阻隔的重洋，爱攀援野人栖息的海岸。当然，还有个原因也不是不重要。出海当水手，他们就会付给我钱。哦，掏钱和拿钱，毕竟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要知道掏钱大概是亚当夏娃这两个偷果子的贼留给我们的最痛苦的一桩事了。而拿钱，就得另当别论。虽然我们都在说，有钱人决计进不了天堂，但我们还是开开心心地盼着自己能沦入这种不进天堂的境地。

在所有那些动机里，最让我按捺不住的，应该说是那种凶狠的大鲸。它的可怕神秘，激起了我全部的猎奇心。还有那接纳了大鲸那荒岛般身躯的大海，它的荒凉辽阔；还有和大鲸紧密相连的种种惊险；以及沿途必然要发生的有声有色的遭遇。这些，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面对着这一切，我期望着那扇神奇的大门豁然洞开，无边无际的大鲸列阵而来。我不是不识好歹的人。我懂得什么是恐怖，知道怎么应付恐怖。但我期望在这一切的中间，突然出现一条庞大的“妖物”，它雪白雪白，像高耸云霄的一座雪山。它逼近我。

就这样我已经站在了曼哈顿岛的大门口，开始向大海走去。

哦，在我讲述我这个全部的历险过程前，我再说一遍，请你们记住，就把我叫做“伊什梅尔”。

2

十二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已到达了新贝德福。但十分不巧的是，开往南塔开特的邮船已经走了。我必须得在这儿等到下星期一，才能搭上下一班船。我必须到南塔开特去。要出海，最好是坐上一只南塔开特的船。南塔开特是捕鲸这一伟大行业的发源地。人们把第一条南美的大鲸拖上岸来的地方，就是南塔开特。第一艘冒险载着石头去打击鲸鱼的船，也是从南塔开特出发的。

在新贝德福等待着，虽然只有一两天的时间，这也是一件无聊而又可怕的事。我上哪儿去安顿下我自己呢？

我在这儿谁都不认识。

这又是一个极其阴冷、极其幽暗、了无生趣的夜晚。我用焦急的爪子搜遍了自己的口袋，却只抓出了几枚小小的银币。我带着我那个旅行袋，站在荒凉的街心，向北看，是一片阴沉，向南看，是一片黑暗。我掂量着仅有的那点家产，去寻找旅店。是的，我全部的智慧都在告诉我，我必须躲开那些诱人的红窗格，躲开那些叮当作响的高脚酒杯，躲开那些我极其渴望着的豪华的光亮，用我的那一双破靴，走尽整座街道的冰雪，在选择住处时，我丝毫没有挑剔的资格。

先是“十字标枪”旅馆，然后又是“剑鱼”客店。那

里一定暖和。一定快活。那儿窗子里射出的光，是那样的奢华，简直要把门前的冰雪融化。那样的地方，是我这双破靴子能进的吗？我只能舍弃了它们，再往前找去。

多么可怕的街道。两旁只见一堆堆黑漆漆的东西，很难把它叫作房子。偶尔有一两盏灯光，也只能说是从坟墓里晃荡出来的烛光。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发现一线希望。那是一丝朦胧的暗淡的光线，发自一座低矮而又宽阔的房子。当我走进的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便是让一只垃圾箱绊了一交。哈哈，我差一点让纷纷扬起的灰尘闷死过去。我心里想，这些垃圾灰土，难道是从那个被上帝消灭了的罪恶之都俄莫拉飞来的吗？那边的旅馆叫“剑鱼”、“十字标枪”，它真应该叫做“陷阱”。或者干脆叫做“刻毒”。

这时，二道门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它使我鼓起勇气冲了进去。

一霎那间，我好像进入了异教火神的祭地陀非特那个伟大的“黑人议会”。许多张黑脸一起向我转了过来。原来这儿不是旅馆，我误入了一个黑人教堂。我赶紧地退了出来。

我继续往前走。我对自己说，伊什梅尔，你要更加小心啊。走到离码头不算远的地方，又有一丝希望之光吸引了我。虽然它同样的朦胧，同样的幽暗，所不同的是，在看到它的同时，我还从空中听到了一种

凄绝的声响。我猛地抬起头，只见一块白漆的店牌在大门顶上晃动着。透过隐约可现的蒙蒙冷雾，我看到那上边写着“大鲸客店：彼得·科芬”。大概是因了它昏暗的灯光，因了这地方的僻静，因了它那间好像是从火葬场运出来的快要坍塌的、或者说是患了半身不遂之症没精打采地歪靠着的小木屋，再加上那块摇摇晃晃地发出一阵阵苦恼人的叫声的店牌，我觉得它会是一个价钱便宜、又还能喝到一杯上好的土咖啡的小客店。

我就这样急不可耐地走了进去。而我身后正呼啸着凶暴的犹罗克利顿狂风。想知道如何判断这个叫作“犹罗克利顿”的狂风吗？一个古代的作家这样写道：“要判断它的好坏，就看你站在什么地方了。你站在一个把冰冻全阻隔在外的玻璃窗里，或站在里里外外全都结着冰的窗口里，得出的结论、看到的景致，都会完全不同。而死神就是那个装配玻璃的工匠。”

哦，你说得太对了。

3

这家客店的屋顶有点像一座沉重的小山。你一走进那装有老式板壁的矮阔而又曲里拐弯的入口处，你第一个感觉，是走近了古代贩运罪犯的大帆船。那种大帆船装备了双排大桨。

在一边墙上，挂着一幅非常大的油画。它早已被熏得那么黑，使你都无法分辨出它到底画的是什么。是深夜风暴袭击中的黑海，还是土、水、火、风这四行之间的抗争，还是一丛丛正在枯萎中的灌木，也许是一幅欢乐的图景，时代的冰封正得到骤然的解冻，也许画的就是一条可怖的大海兽？大鲸鱼？看不清也说不清。它那迷一般的阴影，让人觉得那是新英格兰一起宗教迫害血案里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画家的作品。他旨在勾勒内心的骚乱动荡。事实上，他的构图是在表现一艘将沉还没沉的三桅船。一切都不见了，只剩下三根光秃秃的桅杆在海里晃荡，而一条被激怒了的大鲸正一纵从海里跃起，向那三根桅顶扑去。

不知为什么，我打了个寒战。

正对着进口处的墙上，挂满了一大排棍棒和长矛。那是些充满着异教色彩的怪诞的东西。有的还密密地镶着一颗颗闪亮的牙齿；有的却装饰着一簇簇人发。在它们中间，最为显眼的便是那些捕鲸用的鱼

枪和标枪。它们几乎全都生了锈，又破烂不堪，弯曲得不成个形状。但它们都曾辉煌过。也许是什么怪异的食人生番杀人的工具（我又一次打了个寒战）。就拿那支单·斯温用过的那支标枪来说吧，它就曾杀死过十五条鲸鱼。

当你走进这客店的堂屋时，你会觉得，这儿更加昏暗。上边的梁木是那样的低矮、笨重，下边的地板又是那么的陈旧，陈旧到起皱的地步。所有这一切，使人以为来到一只破船的船尾，而且是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来到这样一条已经陷入绝境的破旧的诺亚方舟里。使我最为惊异的是，他们把一个幽暗的酒吧竟然做成了一个鲸头的形状。它是那么的大，简直可以容忍一辆四轮马车从它张开的嘴里穿过。

有几个年轻的水手聚集在那张低矮的长木桌旁，一边喝着烈酒，一边在暗淡的灯光下饶有兴趣地检看着他们各自用鲸牙、贝壳制作出来的小手工玩艺儿。

当然，最使我懊丧的是，老板告诉我，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如果我愿意跟一个标枪手合睡一个床，那么，事情就好办得多。他说，既然你是要去捕鲸的，这种事最好还是提早习惯起来。

我该怎么办？老实说，就是亲兄弟，我想你也不会愿意跟他睡一张床的。谁也不会喜欢有人来打扰自己甜美的清梦。至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陌

生的客店里，跟一个陌生的人，而且这个陌生人还是一个标枪手，睡在一张床上，这种反感就会无法控制地加倍。你想吧，这家伙既然是个标枪手，他的衬衣肯定不会太干净。他的羊毛衫肯定不会太柔软。天哪，一想到深更半夜他跌跌撞撞地倒在我身上，我浑身就止不住地抽搐起来。

不一会儿，小旅馆里吵吵起来。房门大开，涌进一大帮水手。据说是刚远航三年归来的。他们全都穿得破破烂烂，络腮胡子上结满了冰柱。好像是一群脏熊。不一会儿便喝得烂醉，发起酒疯来。我琢磨这里边谁可能是我的“床友”。也许是那个身高六英尺、胸部宽得像个潜水箱的小伙子？但不久他和他们这一帮全走了。我还从正在吃饭的客人里猜想过其他人。但都不是。老板只说那人是个黑家伙。不吃熟食，只爱吃半生不熟的东西。

快九点了，他还没露面。想着想着，我越发地痛恨起这个家伙来。滚他的去吧。我宁可一个人睡在长板凳上。

可是，这布满节疤的板凳高低不平。老板用刨子刨了半天，差一点在硬木结上把刨刃崩掉，也没把它刨平。睡在这样的板凳上等于是在上刑罚。但，最要命的还是那条板凳太短也太窄。即便像我这样并不能算是高个子也不能算是胖子的人，它也根本不能容纳。我试着把它顺墙而放，在凳子和墙的中间稍稍留出一点空档，想借此放下我的脊背。试验的结果告

诉我，从门窗缝里呼呼地吹进来的冷风正好会合在我头上，如果不想冻僵，就别想这么睡。

看来，除了和这家伙同睡一床，再没别的法子可想了。

快十二点了，他还没回来。我急了：

“老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总是这么晚回来的吗？”

老板又用他乏味的笑声吃吃地笑道：“不。他平时总是早起早睡。是一只早更鸟。今天他上外头兜卖东西去了。卖他的头。回来这么晚，也许是他的头没卖掉。”

卖头？

老板看我惊疑万分，笑道：“别慌别慌。这个标枪手是新从南海那边买了一批用香料做的古董——新西兰头。卖得只剩下一个了，明天是星期天。大家都要上教堂做礼拜，他在街上卖人头，像什么话。所以就想赶着今晚脱手。我想他是在什么地方抛锚了。你先去睡吧。我带你到房间里去。”

他把我领到楼上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后，不知为什么，立即就躲开了。

房间里虽然很冷，但的确有一张硕大无朋的床，大到可以并排睡下四个标枪手。我在床上慢慢坐了下来，细心地打量着这个屋子。屋子里有一张桌子，除此以外，便再没有别的什么家具了。有几件属于那个标枪手个人所有的行李。在柜子上放着的一件东

西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知道称呼它什么才好。只能称它为一块大门毯。它四周缝上了一些叮铃当啷响的小金属坠子，很有点像印第安人鹿皮靴四周镶饰的五彩豪猪刺。毯子当中开了个洞。我试着把它穿起来。它既潮湿，又沉重，就像一副镣铐似的。我穿着它，走到镜子面前看了一眼，呵，镜子里出现的这副怪相，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我脱了衣服，钻进被子。吹灭了蜡烛。我没法弄清这床上的褥子里头装的到底是玉米棒子还是破瓦片。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最后，当我懵懵懂懂地快要进入那黑甜的梦乡时，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并带着一线微弱的光亮向这个屋子移动过来。

肯定是那个无法无天的人头贩子来了。老天爷救命。

果然是他。他一手举着蜡烛，一手拿着前边说到的新西兰头；很长时间都没向我转过身来，只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解他的那个水手包上的绳子。等他解开绳子转过身来，天啊，一张多么怕人的脸，又黑，又紫，又黄，这里那里都贴着一大块一大块的黑黑的方块块。那不是膏药，而是涂的颜料。

这时，他从水手包里已经掏出一把既可以当烟斗使、又可以砍人的烟斗斧。当他摘下那顶新的獾皮帽子时，我差一点又吓得叫出声来。天哪，他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只在天灵盖上有一撮小髻，盘在前额上。他那紫铜色的光头简直就像个发了霉的骷髅。要

不是他堵在门口，我早就蹿出房去了。因为窗子在二楼的后背，我也无法跳窗。

他继续脱着衣服。果不其然，他身上的许多地方，跟他脸上一样，布满了方块块，连背脊上也是如此。他好像是参加了三十年战争回来，弄得一身的疮痍。而两条腿，同样斑斑驳驳的。然后他又从厚外套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畸形的小偶像来，捧了一把刨花放在偶像前点着了，烧起一簇小小的祭火。在做了一系列古怪的动作，嘴里发出一系列古怪的声音，脸上又做出一系列怪相以后，他要上床了。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我不挣扎出一句什么来，我就再也来不及了。

正在我想着到底应该说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把灯熄掉了，嘴里咬着烟斗斧，就要跳上床来跟我共眠了。我终于禁不住地大声叫了起来。他也发出一声惨叫，诧异之余竟伸过手来摸我。

我滚到墙边。

他在黑暗中挥舞起他那烟斗斧说道：“你是什么鬼？你再也不吭个声，我就宰了你。”

“老板，彼得·科芬！老板，值班的！天使，救命啊！”我大声叫喊。

老板闻声拿着灯，赶来后，却吃吃地笑道：“不要怕不要怕，魁魁格不会伤害你的。”

我大声冲他嚷道：“你还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家伙还是个‘恶魔’、是个‘吃人的生番’？！”